

宋學士文集目錄

翰苑別集目錄

卷第一

楊氏家傳

題李霽峯墓銘後

衍齡堂記

送翁好古序

題趙博士訓子帖後

樓母墓版文

貞節堂記

送葉別乘詩序

卷第二

金母翟夫人墓銘

寧禪師碑銘

連州黃府君墓銘

題唐太宗哀冊文後

贈蕭子所序

徐劉生墓銘

王德暉先主文集序

恭題御賜文集後

王僉事墓銘

王宗詒字辭

題趙子昂大令四帖

全室禪師像贊

墨鞞圖贊



卷第三

末豐劉府君墓誌銘

耘菴銘

古愚齋銘

王生致遠字辭

寄和左丞温迪罕詩卷序

題李節婦傳後

題新修李鄴侯傳後

無夢和上碑銘

跋蕭翼賺蘭亭圖後

居易齋銘

林伯恭詩集序

跋一雨大師塔銘

題甘節卷後

題柏菴圖後

日本普濟國師碑銘

日本重修轉法輪藏禪寺記

卷第四

御賜甘露漿詩序

恭跋御賜詩後

補張馮加冠字辭

人席說

送景德輝序

送徐教授序

送許存禮序

葉夷仲文集序

題商山四皓圖

濟南李氏先塋碑銘

題邕禪師塔銘後

夏尚之遺像贊

韋軒銘

楷木杖銘

卷第五

趙氏時思菴記

贈林經歷序

王給事慕版文

徐貞婦傳

湛淵先生白公墓銘

著存軒辭

端木府君墓銘

正誼堂銘

圓應菴記

題水壺子傳後

卷第六

呂府君墓銘

漢天師世家序

跋樗散生傳後

題烏繼善文集後

琅邪山游記

龍泉湧君墓銘

思遠樓記

金谷初義渡記

建寧黃母墓版文

卷第七

跋日本僧汝霖文稿後

贈傅和陳德顏序

題湯處士墓銘後

題陳生宗譜後

清風亭記

環翠亭記

贈簡中要師游江西序

題頌主簿上蕭侍郎書後

蓬軒銘

楊指揮壙志

孝子丘鐸傳

杜詩舉隅序

題李伯時畫孝經圖後

題柳公權書度人經後

跋韓忠獻王書義鵲行後

補危安子定加冠祝辭

黃氏悅親堂銘

劉主事墓版文

卷第八

恭題 御書賜靳春侯卷後

題觀鵞圖

贈朱啓文序

新刻廣韻後題

韻府群玉後題

贈令儀藏主序

跋黃文獻公送鄭檢討序後

混成道院記

天台廣濟橋記

贈陳生孟暘序

書史會要序

括蒼吳氏世系碑銘

跋子昂真蹟後

鞠軒銘

卷第九

送許從善學道還閩南序

鄒氏復姓孫氏序

贈閩叅政詩并序

宋惟善字辭

鳳陽單氏先塋碑銘

符氏世譜記

蘭隱亭記

梅府君墓

恭題幽風圖後

金溪縣尉陳府君墓銘

書晔采翁事

恭題 御製桂良彥職工傳物

卷第十

日本古先源禪師道行碑

陳方都督像贊

孤峯德公塔銘

陳府君墓銘

送趙待制致仕還鄉詩序

忠孝堂銘

杏林曾氏家牒序

鳳陽陳方氏封贈二代碑銘

吏部侍郎張府君墓銘

左丞方公神道碑銘

宋學士文集目錄

翰苑別集目錄

宋學士文集卷第三十一

楊氏家傳

翰苑別集卷第一

楊端其先太原人仕越之會稽遂為其郡望族後寓家京兆唐末南詔叛陷播州久弗能平僖宗乾符三年下詔募驍勇士將兵討之端夢神人告曰爾亟往此功名機也端與舅氏謝將軍詣長安上疏請行上慰而遣之行次蜀蠻謀知之斂退者半乃詣瀘州合江運入白錦軍高遙山據險立砦結土豪吏蔣黃三氏為久駐計蠻出寇端出奇兵擊之大敗尋納款結盟而退唐祚移於後梁端感憤發疾而卒子孫遂家于播宗贈太師太師生牧南既嗣世痛父業未成九溪十洞猶未服日夜憂憤其子部射逆其志選練將卒伐羅閩時閩附南詔部射深入閩匿將士絕其後部射力戰死其子三公抱父尸不去閩執之以歸牧南卒三公幽于閩半載會阿六蠻酋長黑長與閩有連語之曰殺其父而囚其子人弗為也蓋

歸諸閩不吝黑定怒夜以一牝馬竊載與俱歸且發兵納三公界上三公遣衛兵檄召謝巡檢謝帥夷獠送之會濟江夷獠忽懷異志引舟岸北呼謝曰為我認若主當免我科賦否則吾不以舟濟三公怒瞋目視舟嗟者三舟奔而前三公遂涉夷獠爭持牛醢酒為謝三公剪帛繫獠頸吸水喫之帛或蛇形獠伏地哀祈誓輸賦不敢反三公復喫之帛如初三公生二子實實當立自以才不逮讓與實實字真卿聞宋太祖受命即欲遣使者入貢會小火揚及新添扶二部作亂實同謝巡檢討之夜薄賊營盡殲其眾實傷流矢病創而卒實生昭字子明既嗣世二弟先蟻各擁強兵先據白錦東遵義軍號下州蟻據白錦南近邑號揚州昭不能制曾未幾何蟻稱南衙將軍舉兵攻先且外結閩兵為助謝巡檢子都統謂昭之子貴遷曰蟻名仇讎而賊同氣罪不容于死盍討之遂大發兵設三覆於高遙山要其歸而擊之閩大潰赴水死者

千蟻亡入閩貴遷太原人與端為同族其父克廣乃宋贈太師中書令業之曾孫莫州刺史克本州防禦使延朗之子嘗持節廣西與昭通譜昭無子克廣報貴遷為之後自是守播者皆業之子孫也貴遷字升叔慶歷皇祐間儂智高亂邕貴遷曰通夜即浮牂牁出其不意擊之漢制南粵之奇榮也吾當報國以自效即如瀘次于南川行其疾將還其季父先使南川鉅族趙隆要殺之官至武功大夫德州刺史生三子光震光榮光明光震字長卿瀘南夷羅乞弟叛瀘遣使乞師光震督兵行時閩黨宗大即與乞弟通過其歸道光震與宗連七日不決遣帳卒王龍間道走播越謝都統濟師謝至武婆山見二酋縱騎橫槊馳騁若指麾其眾謝以勁弩射其一應弦而斃其一大憤拔刀衝陣謝所傷其首從之即宗兄弟也二夷懼而退因不能為瀘患光震官至從義即沿邊都巡檢使生五子文廣文真文錫文貴文宣文廣字敬德少孤仲父

光榮潛謀篡立眾弗與光榮奔高州欲稍營兵以危之國文
廣與部將謝石近謝成忠謀奉書弊達光榮以歸事之如初
光榮復欲陰鳩文廣文廣詭為不知愛敬日篤黃標儀盜發
光震墓文廣捕斬之事連其弟理郭理郭奔高州營謀作亂
會老鷹岩獠穆族亦叛文廣命謝都統討夷之斬理郭戮穆
獠釋其黨七人初西平徭視諸蠻尤桀黠難制文廣偕成忠
夜入其柵擒獲之尋繫其罪貸焉當文廣之時蠻獠為邊患
揚氏先世所不能縻結者至是叛討服懷無復携貳封疆闕
而戶口增矣年僅三十六而歿君子惜之官至武節大夫生
三子惟聰惟吉惟信惟聰字晦之七歲而孤育於母舅謝石
近家石近以主少眾寡因奉光榮權璽事光榮立日久益固
位惟聰既長光榮深忌之實毒魚中欲加害覺之弗食光榮
復為送婦高州結與俱將殺於中遂謀洩弗果行光榮恚籍
籍州一縣地千七百里往獻于朝詔歸其地建白錦堡加光

榮禮賓使光榮還惟聰率部佐出迎光榮豫置毒于茗以俟
隸人誤進光榮啜之即斃惟聰始親政光榮弟光明懟惟聰
暮夜以兵劫之惟聰出禦光明敗奔蜀訴于部使者李獻誣
惟聰謀不軌獻入其辭矯發南平諸寨兵入播惟聰憤懣不
自勝大集兵拒戰敗其師事聞詔奪獻官進惟聰修武郎左
班殿直賜金帶錦袍慰諭之光明因亡入閩而死居無何惟
吉復作亂殺惟聰二子眾怒共誅之惟聰深懲家難禱于上
下神祇誓曰世世子孫不可以權假人違此言者天實殛之
惟聰復生二子選遂選字簡夫始立值徽欽二帝播遷高宗
南渡選慷慨負翼戴志務農練兵以待徵調士大夫躉之性
嗜讀書擇名師授子經聞四方士有賢者輒厚幣羅致之歲
以十百計益士房禹卿來市馬為虞人所劫轉鬻者至再選
購出之遷於客館給食與衣者數載屬歲大比選厚餽遣徒
衛送其還益竟登進士第遂貳於選謀入閩作亂選邑邑喪

明而終官至武經郎生十有三子唯軫軾最良軾字德輿美鬚長身狀貌瓌偉剛果勇決人服其能嘗病舊堡隘陋樂堡北二十里穆家川山水之佳徙治之是爲湘江軾初無嗣鞠軾子粲爲後晚生三子勲庶昇以粲賢遂不易初議尤愛軾尋授軾堡政獨築室萬泉以終軾畜一帟馴服左右常駕以出游人異之官至秉義郎軾字德載沉静寬厚孝友無間言遇軫諸子不趨若已出初先據下州世治兵相攻凡七傳至煥軾之幕官猶泳從容白曰骨肉相殘夷狄之俗也上下揚其初由一人而今干戈日夜相尋孰若講信修睦復兄弟之親乎軾欣然曰吾有志久矣子爲我往說之泳至下州煥頓顙受命遂盟而還軾留意藝文蜀士來依者愈衆結廬割田使安食之由是蠻荒子弟多讀書攻文土俗爲之大變軾官至成忠郎累贈武節郎粲字文卿小字伯強幼授大學即掩卷嘆曰此非一部行程曆乎必涉歷之至乃可爾長好鼓琴

接壺粲母弟輝有寵於父幾奪其位粲亦欲以位讓之因猶泳言得不廢開禧三年蜀帥吳曦叛粲帥師赴援會曦誅不果貢戰馬三百黃白金鉅萬且請因曦誅大舉北伐以雪先耻上優詔答焉嘉定十二年復輸馬三百於蜀帥蜀帥以聞上益嘉之南平夷穆永忠盜據公家田粲曰穆不道犯王略吾爲藩臣可緩其死耶帥衆討平之斬永忠歸其田南平閩首偉桂弒父自立粲聲罪致討敗其衆於滇池斬首數千級闢地七百里獲羊牛鎧仗各以千計煥違盟鈔掠界上粲遣兵誅之歸煥所掠地賦於珍州下楊平邊患遂熄粲性孝友安儉素治政寬簡民便之復大修先廟建學養士作家訓十條曰盡臣節隆孝道守箕裘保疆土從儉約辨賢佞務平怨公好惡去奢華謹刑罰論者多之楊氏居播十三傳至粲始大官終武翼大夫累贈右武大夫吉州刺史左衛大將軍忠州防禦使賜廟忠烈封威毅侯生三子价佐佑价字善父英

偉沈毅自少不群父沒以郡政畀其子文專志養母端平中
北兵犯蜀圍青野原价曰此主憂臣辱時也其可後乎乃移
檄蜀閩請自效制置使趙彥訥以聞訥許之馳馬渡劍帥家
世自贍之兵五千戍蜀口圍解价功居多詔授雄威軍都統
制未幾復白錦堡為播州文領郡价統兵如故蜀警又急詔
价以雄威軍戍夔峡价分署所部屯瀘渝間遣奇兵擊東遂
以捷多遷武功大夫閣門宣贊舍人嘉熙初制置使彭大雅
鎮渝檄价赴援价督萬兵屯江南通蜀聲勢北兵不敢犯孟
珙宣撫荆湘余玠制置西蜀皆倚价為重上屢下詔褒美之
价指天誓曰所不盡忠節以報上者有如皦日一日大飯羣
僧价跌坐誦佛書數語而終价好學善屬文先是設科取士
未及播价請于朝而歲貢士三人云贈開府儀同三司威武
宣武忠正軍節度使賜廟忠顯封威靈英烈侯文字全斌紹
定中北兵始入劍文日閱士卒為備蜀中避地者多歸之嘉
熙中北兵窺江彭大雅復徵師价命裨將趙暹師萬兵赴
戰石洞峽擊破之以功轉武德郎閣門祇候父卒詔起文視
事進武功大夫閣門宣贊舍人文移書余玠曰比年北師如
蹈無人之境者由不能禦敵於門戶故也曷移鎮利閬間經
理三關為久駐謀此上計也今縱未能大舉擇諸路要險建
城濠以為根柢此中計也下則保江自守縱敵去來耳况西
番部落已為北所誘勢必撓雪外以圖雲南由雲南以并吞
蠻部闕邕廣窺沅靖則後門幹腹深可憂也玠偉其論竟徇
中計後果如文言淳祐八年西帥俞興西征發兵五千人與
俱大戰者三皆捷遷左衛大將軍余玠北伐漢中文命將趙
寅會兵渝上三次戰又捷十二年北兵圍漢嘉文使總管田
萬率兵五千間道赴之夜濟嘉江屯高山必勝二堡萬以勁
弩射之敵不能支遂却加右武大夫寶祐二年北兵由烏蒙
渡馬湖入宣化宣撫使李曾伯來徵師文遣弟大聲統兵行

大小九戰又捷轉左武大夫五年北兵循雲南將入播文馳
奏詔節度使呂文德偕文入閩諭羣酋內屬大酋勃先領眾
降六年拜親衛大夫以解漁城圍剪兩江寇功加忠州團練
使景定間劉雄飛夏貴守蜀復江安州餉禮義山戰懸壺平
而播兵為多進中亮大夫和州防禦使播州沿邊安撫使爵
播川伯食邑七百戶詔雄威軍加御前二字以寵異之歲賜
鹽帛給邊用著為令文留心文治建孔子廟以勵國民民從
其化卒於咸淳元年贈金州觀察使元贈祭祿大夫同知樞
密院事柱國追封播國公謚崇德生一子邦憲字仲武個儻
有大節好書史善騎射始冠授成忠郎雄威軍副都統通管
州事二年閩大舉入寇破五邊諸戍邦憲出師拒之閩敗却
尋潛渡烏江步騎猝至民大駭邦憲部署諸將令曰必剪此
寇而後朝食蠻聞急引退用涉江邦憲追擊大敗閩眾於中
流斬首千級擒其酋女歸進武節大夫沿邊安撫使闕

悉兵寇下邑邦憲復敗之獲酋長阿鮐麻舉其罪狀而釋之
閩自是懼不復出拜利州觀察使遷左金吾衛上將軍安遠
軍承宣使牙牌節度使至元十二年宋平元世祖遣使者詔
邦憲內附邦憲捧詔三日反奉表以播州珍州南平軍三州
之地降十五年入朝詔罷守如故拜龍虎衛上將軍侍衛親
軍都指揮使紹慶珍州南平等處沿邊宣撫使播州管內安
撫使播下邑黃平壤近於荆地荆之戍將欲奪而南邦憲發
其姦請復歸黃平十八年陞宣慰使十九年閩叛詔發諸道
兵進討師道播而入邦憲給饋餉命將卒與之俱乃夷之累
贈推忠効順功臣銀青祭祿大夫平章政事柱國追封播國
公謚惠敏生一子漢英字熙載五齡而孤二十三年其母貞
順夫人田氏挈之朝京師世祖摩其頂熟視良久諭宰臣曰
是兒真國器也宜以父爵錫之賜名賽因不花授金帛符龍
虎衛上將軍紹慶珍州南平等處沿邊宣慰使播州軍民安

撫使賜金繒弓矢鞍勒遣歸二十四年族黨構亂殺貞順夫
人漢英衰經入奏上詔捕賊至益州戮以徇二十七年詔郡
縣上計播之鄰境拒命漢英即括戶租稅籍進世祖大悅
加播州等處管軍萬戶二十八年漢英入朝奏罷順元宣慰
司并播州安撫司為宣撫司授漢英軍民宣撫使會羅甸宣
慰使幹羅思誘播下邑黃平諸寨酋詐為新闢境土以獻漢
英奏復之幹羅思志不勝誣言舊有雄威忠勝二軍思播匿
弗奏請籍征交州漢英抗言納土時已隸別籍矣御史臺審
覈上之詔寢其事俄拜漢英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成宗即位
漢英入朝者三大德三年詔錫漢英世守其土漢英奏改南
詔驛道分定雲以東地隸播西隸新部城郡縣冗負去屯丁
糧三之一民大便之二年部蠻乘柘亂湖廣行省議用兵漢
英言賊勢方盛宜招諭之不聽兵出久無功竟以漢英議始
相繼降五年右丞劉深討南詔道出播漢英輦運軍食無乏

六年閩婦蛇節宋隆濟叛詔合湖廣四川二省兵征之命漢
英以民兵從甫出師卒遇賊漢英力戰夫軍繼之降阿首拔
下龍賊復合拒竟大敗縛蛇節斬隆濟阿女而平之以功進
資德大夫賜玉帶金鞍弧矢仁宗立願禮益厚進勳上護軍
增賜金帛延祐四年黃平南蠻蘆犇叛新部黎魯亦嘯劫聚
亂詔漢英宣撫之二賊降置戍而還漢英為政急教化大治
漢宮南北士來歸者眾皆量才用之喜讀瀛洛書為詩文尚
體要著明括要覽九十卷樵溪內外集六十四卷賜推誠秉
義功臣銀青榮祿大夫平章政事上柱國追封播國公謚忠
宣其妻田氏亦善讀書入以為難能無子以弟播州招討安
撫使如祖之子嘉貞嗣嘉貞至治二年來朝英宗賜名延禮
不花累官資德大夫湖廣行省左丞邊宣慰宣撫使嘉貞
卒子資德大夫播州軍民宣撫宣慰都指揮使忠彥嗣忠彥
卒子資德大夫紹慶珍州南平等處沿邊宣慰使播州軍民

安撫使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元鼎嗣元鼎卒無子田氏以如
祖季子嘉議大夫湖廣行省叅知政事播州沿邊溪洞招討
使城之子鏗嗣入我

國朝鏗遣使內附授以播州宣慰使實洪武初年云

史官曰播州本秦夜郎且蘭西南隅故地夷獠錯居時出爲
中國患楊端藉唐之威靈帥師深入遂據其土五傳至昭雅
子中絕而貴遷以同姓來爲之後又三傳至文廣威警德懷
而群蠻稽首聽命益有光於前人又三傳至退留意禮文尊
賢下士荒服子弟皆知向學民風爲之一變又二傳至黎封
疆始大建學造士立家訓十條以遺子孫其子孫亦繩繩善
繼尊尚伊洛之學言行相顧一如鄒魯之俗昔之爭鬪效攘
之禍亦幾乎熄矣何其感歎嗚呼楊氏以一姓相傳據有土
地人民侈然如古之邦君由唐歷五季更宋涉元幾六百年
膏官峻爵珪組照映亦豈偶然之故哉蓋蒙詩書之澤涵濡
性深頗知忠蓋報天之道或天方以相之歟楊文公大年所
行貴遷之先人誥辭其中書令業則曰向事僞主當朕親征
爰屬危機能傾丹款其莫州刺史延朗則曰奮身軒陛効命
疆陲均甘苦而得士心衽金革而從王事以此觀之其功在
國家澤被生民可謂厚矣奕世光榮而弗絕者雖本於天其
亦有以也哉其亦有以也哉

題李霽峰先生墓銘後

濂兒時伏讀霽峰先生所撰大都賦即慕艷其人逮長受經
於黃文獻公爲言先生博學而能文議論英發如寶庫宏開
蒼壁白堊黃琮玄圭雜然而前陳先彩燦耀不可正視蓋豪
傑之士也未及徃見而先生竟觀化冥冥之中後三十年而
公復薨逝又二十年濂亦賦種種而記茫茫矣慨念疇昔有
志弗強賢者不能徃親幸獲親者又不能盡傳其所學可勝
歎哉先生之曾孫象賢與濂胥會南京出公所撰墓銘及文

集序相示二復之餘益重耿耿象賢名在嗜學而有文今試
藝銓曹擢官鄜州別乘先生為有後矣

衍齡堂記

太常贊禮郎陳君德民屢謁余為衍齡堂記予曰所記謂何
德民曰壽昌有大揆曰徐氏其先自太末來遷烏岡至是揆
益大有一翁名海字季涵年七十八其齒其德群執師尊之
嘗建新堂於東山之麓久未有以字之洪武辛亥秋忽夢神
人戴瑤冠而被霞衣笑謂翁曰尔堂當名衍齡翁曰其義何
居神人曰明發陳德民來可詳叩之既寤翁疑不自釋坐而
待旦徐步於庭臯已而德民果至翁相與執手大笑且言其
故德民曰此殆翁之壽徵乎於是命善書者揭之楣閣以待
神之貺先生之文行於國中流及海外翁旦旦慕之願求記
其事余曰聲聞過情君子之兩耻予本不能文汰哉子之見
許也敢辭德民請之益力乃與之言曰周官有占夢兩掌凡

六一曰正謂無所感動平安自夢也二曰噩謂驚愕而夢
三曰思謂覺時所思念之而夢也四曰寤謂覺而道之而夢
也五曰喜謂喜悅而夢也六曰懼謂恐懼而夢也今翁雖近
耄齡內養外充精神恬熙物莫敢撓所謂噩思寤喜懼五者
咸無有焉其或出於正夢者歟若正夢者則事幾之所形休
禎之先兆也古之人有夢與九齡者矣有加以三齡者矣其
後皆驗王者之與士庶人其位雖有尊卑之殊夢之感通理
實一也翁之夢將有得夫耆年者歟雖然壽居洪範五福之
首而詩人之相頌禱一則曰壽二則曰壽其故何耶苟非壽
焉則夫多子孫也膏粱錦綉之為食與衣也谷量馬牛而斛
量珠也將焉用之哉將焉用之哉所以人人莫不貴夫壽者
蓋以此夫矧衍之為義後水從行水行能長派而不窮齡
即年也翁之年自耄以流至期願宜未有艾也至理斯寓有
開必先神人之見夢其誠不可誣哉予所居與翁鄰郡它日

獲歸休當乘欵段馬與德民謁翁於東山之上歌三壽作朋
之詩奉觴為翁壽尚未晚也德民以為何如德民曰先生之
言至矣

送翁好古教授廣州序

郡府之設教授自宋之中世始然不輕以畀人嚴立試法即
舍人院受題呈大義五道文入等者方白省臣用焉復慮無
以統臨之也別設官提其綱要司其舉刺驗其惰勤而惟恐
有不及至於間里有出為句讀師者亦必從所隸屬陳試經
義弗悖于理者始聽其法至詳且密矣或者猶病其不法三
代大小學為教而徒泥於訓故文詞之間嗚呼可謂難矣近
代以來急於簿書期會而視教民為悠緩司學計者以歲月
序遷豪右海商行賕覓薦往往來倚講席雖有一二君子獲
廁其中孤薰而群猶一鼓叻一技只輒與之枘鑿唯彼飲食
是務號稱子游氏之賤儒者日夕與居是故稍勵廉隅者不

願入學而學行章章有聞者未必盡出於弟子員論至此
寧不為之長嘅今我

皇明一遵三代為治初入小學習以禮樂射數及升大學則
明修己治人之道且為之擇師尤慎府設教授一員必試經
義於銓曹文既中格然後曰宰相署牘俾權教職三年有成
始令為真其視宋益加密矣四方風動無不淬礪濯磨以思
顯所學當是時越有翁君好古舊以名經舉進士無工古文
辭有司薦之于朝將官于州縣好古以目肯辭來惜其才不
忍聽其去乃試教官用為廣州教授瀕行陶叅政中立朱太
史伯賢既各有序贈之好古復來徵予言予聞之師曰牧伯
以政為治校官以教輔治其職蓋鈞重矣夫以一布衣之儒
獲際昌辰與牧伯分庭抗禮得以施其民成俗之道誠非細
故哉好古之行也靈承

皇上法古興學之意而盡革近代循習苟簡之弊間里之句

讀師必月會之授以彛倫大義使漸摩誘掖之庶幾相率而為進德之歸時雖不設提舉官而存尹之統涖部使者之所覈實其法尤嚴也豈無以好古學政之善聞于上者好古勗哉母徒泥訓故之繁文為也母徒溺藻麗之詞章為也好古勗哉

題趙博士訓子帖後

昔者趙簡子書訓戒之辭以授二子三年而問之伯魯不能舉其詞無恤則請其辭甚習求其簡出諸袖中君子由是知其賢不肖之分也會稽趙君主王官法後時其父博士君作訓忠之書寄之主王佩服而弗忘復裝褫為櫛軸懸之齋閣不翅盤盂几杖之銘嗚呼至王固簡子之遠裔其亦聞無恤之風而興起者歟

樓母婁氏墓版文

義烏樓璉詣余禁林且哭且拜曰璉也不才幸獲廁名銓曹推主大同宣寧縣簿歸與母夫人別夫人慘然若不能勝情整璉衣出門涕淚闌干被頰璉恐重傷夫人之意忍泣而往之官僅五月而訃音至矣蒲伏歸伏草土今服既闕吏部用常例別調行有日痛念先母遺德未白舊幸灑掃門庭執弟子之禮敢以墓版文為累按璉自為狀諱慶字靜嘉婁氏考某妣某氏夫人年二十歸同里樓君光亨婦道修飭甚其姑童氏御家屬以嚴纖芥有失輒辭辭不樂冢介間鮮有獲其驩心者唯夫人能之處先後唯以柔勝有恃強壓之者夫人俛首避去久之咸愧賴夫人亦自如樓君隱居教授州里多宗之每懸燈覽書直至鷄啼夫人侍左右不敢先寢困睫或不可擘必奮迅自力嘗以為常嘉朋至備物以饗雖截髮弗暇計其遇族姻不為翁翁而趨不為海而合始終有恒學者多不及也一旦病痰厥喉吻上下隆隆作聲已而蘇明日復卒壽七十八其時則洪武辛亥九月十七日又明年癸丑

某月日歲于竹山里先塋之次子男子四玗璿珍璉璉以
經試吏部入官今為成都府仁壽縣主簿階將仕佐郎子文
子三環瑜珥俞盛方錫吳祐其壻也子勇三致中致和致剛
孫女四貞娟姁媛皆幼世恒謂陰教不行天下無良婦有若
妻氏豈非婦之良者耶素何輕言之讀予銘者尚有所厲也
銘曰
無非無儀維婦之常不有以昭之孰知其良余銘妻氏之歲
百世之下適有耿光

貞節堂記

天地之間有大經決不可廢者猶如闔廬以為居稻梁以為
食縉布以為服一日無之則人事盡矣難以為治此其故何
哉苟無闔廬則風雨震凌矣苟無稻梁則道殣相望矣苟無
縉布則手足皸瘃矣三者猶難闕一而況於大經乎大經者
何三綱之謂也是故臣有貳心者為不忠子悖其父者為不
孝婦事一夫者為失節彞倫攸斁職此之由其所係於人道
之重者何如哉泉南莊氏婦其夫為海鹽陳思恭思恭海鹽
也育子寶生四月去入海五年而不返或以為死誘莊改適
莊心如鐵不為動已而思恭歸相見之頃悲喜交集居久之
思恭復去航海卒溺焉向者誘者諱曰今真死矣柰何莊指
寶生曰夫雖死而子存猶不死也吾敢死其夫而去之乎誘
者又曰子賢也猶云可也脫有不肖餘生將托之東流乎莊
曰此天也吾無所逃也順受之而不失也此其一念之正可
以貫金石可以通神明可以耀古今嗚呼孰謂天道無知天
道儻無知而寶生何其能賢耶此一定勝天之義著矣嗚呼
使以莊此心推之子必善事其親而稱孝矣臣必能報其上
而稱忠矣四海其有不治乎柰何世之俗漓號為士大夫
如戟議論凌雲霄一則曰我丈夫也二則曰我男也若
君父有難作狐鼠竄去往往而是似婦人女子之一若

又何說哉嗚呼拍舟之詩不作久矣余於婦在寧不若聞空
谷楚音乎然而君子之立志寧暴戾而無底也寧凍餓而殞
其生也天地之大經不可失也予故於莊之事亟稱道而弗
置者為其有合於此也實生介吾友黃彛先生請記所謂貞
節堂者實生其誠賢矣哉因書此授之思恭死時莊年三十
七今踰五十矣初思恭嘗娶妻生一子負寓外家在遺錢使
營生產且償思恭之宿逋此固人之所難以非大節所繫不
詳書之

送葉別乘之官通州詩序

括蒼葉君景龍新拜通州別乘之命將之官前御史尚書
劉公伯溫為率朝著簪紱之賢及山林華藻之士以杜甫詩
勲業頻看鏡行藏獨倚樓為韻賦詩餞之請予為之序余謂
景龍生名宦之家自幼習聞詩書禮樂之懿雖不知之弗俟
余言也其飭已廉介操心仁恕每有及物之功弗俟予言也

至於別中外涉歷確切物態民情無不能周知亦弗俟余
言也無已則有一焉

聖天子在上所以宵衣旰食不敢自暇逸者豈非為斯民乎
一州之民欲藉以安者得非托之景龍乎景龍務勗焉可也
予與景龍之兄景淵使君遊姓雖異情則兄弟也於是為序
其事復援用前韻作詩十解繫之首簡云詩曰

大明麗曾霄青芝吐蓋蓋物微且瑞世人當建奇勲鮮而兄

我所敬華皓見須鬣謝却山中雲遑遑贊王紫解矧君才惠

多錦綉照青春摛文追馬卿我詩學李頌解鶴汀接清煦蕙

幌怯新寒引尊連月吸倚劍帶花看細一從離巖局十年服

官政爇燈竹素問無一非龜鏡五朱衣佩銀魚光彩耀一城

自顧室罄懸無以贈君行解幸有綠六琴寶之如珩璜願君

日彈之勿遣匣中藏解一彈沈風溥再彈民生足眾生七羅

中行見翹松獨解解解亦八有徒如君世寧幾不見庭前竹

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

風自相倚翮官道年年別別君重離憂相思定何處鄰笛起
江樓解

學士文集卷第三十一

翰苑別集卷第一

學士文集卷第三十二

翰苑別集卷第二

故金母翟氏夫人墓誌銘

洪武乙卯七月三日故金母翟氏夫人以疾卒于南京之寓
舍壽七十六卜以其月二十四日奉柩還葬故居無為州巢
縣之橐臯鎮其子朝興既備書卒塋歲月刻石以寘玄堂復
介予友錢願狀其羣行請立銘於墓門按狀夫人世居無為
州城偃月池上今遷於橐臯父大成巢縣稅務副使母徐氏
夫人自幼溫醇莊重巖然如成人父母有命毫髮不敢違事
姊若兄亦盡其愛敬之道故一家奇之皆言慎擇所居不可
與凡子年十六始歸同縣金君斗輔今封鎮國將軍僉大都
督府事夫人既歸孝養舅姑甚至婉愉其容色唯恐有拂其
意晝食之間未饋食不敢先飯或遇疾具鬻烹藥齊嘗而
後獻其於四時祭祀之禮尤謹祭器必親滌濯瀕祭心存目
著儼乎若有覩者助鎮國公以節儉植家凡為伉儷者六十

年相敬如一日未嘗以片言相加遣人以為難遇諸內外嫻族一循禮節若鄰曲若僮媵亦皆有恩惠故稱夫人之德者無間言生子男四人長溫次良次恭比先卒季即朝興驍勇而有謀當元季兵亂四海鼎沸歲乙未後

皇上渡江與諸將削平江東取淮制下湖湘定中原收西蜀十五年間與有勞烈遂由同知振武衛親軍指揮使司事陞為本衛指揮使階昭勇大將軍改鎮國將軍僉大都督府事於是司勳援例上聞夫人致有今封鸞誥賁臨人皆為夫

人榮不幸以一疾終嗚呼夫人其飭躬也儉其奉上也孝其事夫也敬其迪子也嚴其使下也惠五者備矣其無愧婦道母儀者乎銘曰

葆貞則子循天經叶篤孝敬子奉尊章親滌濯子慎丞嘗事夫以敬子終身不奕叶子為武臣子從征四方斬將塞楔子紀功太常鸞誥自天子燁其光夫人雖歿子令名不亡

卓之原于山秀水明叶太史作銘子薦此石章

佛心了悟本覺妙明真淨大禪師寧公碑銘有序

臨濟正宗九傳至於東山演公全機大用譬猶日月行天罅隙畢照其弟子上承法印開拓覺源固不可以一二數就其傳亦尤著者言之其一為圓悟勤其一為天目齊其一為開福寧圓悟而下又岐而為三曰肅丘隆曰此庵元曰大慧果其道多行於南天目六傳至海雲簡開福六傳至金牛真其道多行於北佛性無南北而佛法亦然其融通混合覃被無際震盪鏗錡靡間幽顯論者未易多此而少彼也金牛世適實大湖無用寬其又鐵中之錚錚者歟無用之子則吾一源師其人也師諱永寧一源字也自號虛幻子俗姓朱氏淮東通州人世為宦族父某母隴西李氏既生舅氏吉安郡守某愛其黠慧命為嗣年六歲入鄉校經籍即能暗記且了其大意然非性之所樂也聞人舉佛陀號遽注耳聳聽九歲懇

求離俗父母弗之許輒連日不食乃使依族媼模上人於
利和廣慧寺利和州之望剎宋有淮母肇禪師說法度人聲
聞當世前一夕寺衆同夢迎禪師次曰而師至識者異之謂
禪師乘願輪而再世焉十二歲游揚之雍熙寺會主僧來峰
泰編禪林類聚成師覽之笑曰此古人糟粕耳點檢何為河
南王童童奇其幼而器之屬僧錄司給牒薙度為沙門尋受
具足戒自時厥後蓬累出游浙河西見諸大老下語無所契
中峯海方柄法蘇之萬壽留之經年已而入穹窿山謁克翁
紹克翁察其志不凡俾掌歲室時年已十九矣一旦欲歸鄉
行省觀禮至毗陵約明極和於焦子山精修禪定稍涉睡昏
則戴沙運甓懸版坐空如是者五年明極曰歲主見解且至
宜往參人遂至淮西太湖山求印可於無用無用門庭巖峻
師方入戶厲聲叱出之師作禮于門外合爪而立久之乃許
入見問曰何處人師曰通州曰淮海近日盈虛若何曰沃日
滔天不存涓滴曰不着糟道曰請和尚道無用便喝師退就
禪室徹夜不寐一旦聞無用舉雲門一念不起語聲未絕而
有省急趨入堂無用便打然知師頓悟令造偈拈趙州師立
成曰趙州狗子無佛性萬家森羅齊乞命無底藍兒感死蛇
多添少減無餘剩無用喏然一笑復舉證道偈問師曰掣電
飛來全身不顧擬議之間聖凡無路速道師曰火迸星
飛有何擬議敵面當機是不是無用振威一喝師曰喝作
麼無用曰東瓜山前吞匾擔挺住清風剝了皮師不覺通身
汗下亟五體投地曰今日方知和尚用處無用曰閉着口自
是侍左右者三年且以斷崖義叟贊已像親署一花書授師
曰汝緣在浙逢龍即住遇池便居師遂還浙時虛谷陵元叟
端瀨翁慶幻住本天如則各據名山而展化機師皆往扣擊
道相脗合而幻住尤譽師弗置元祐庚申延師往廣德縛菴
於大洞中洞左有實相寺馬祖弟子澄公道場師為起廢重

新之同時有無一全遊跡於石溪石溪與大洞相望人謂廣
德二其露門至治癸亥宜興之龍池清即建立禪居師以名符
懸記欣然赴之作室以間計者凡數十命之曰禹門興化庵
先是山顛有龍池其深叵測龍出每大水民甚苦之師召龍
受三歸依戒龍不復出師居之久復厭其未幽邃也擇絕巖
作室以居至壁立如削處斲木為棧鉤環連鎖棲板於空中
不日告成師足不越戶限者二年學徒聞風遐邇至集師亦
不能悉拒也帝師大寶法王檢師之道行降師號曰弘教普
濟禪師泰定乙丑州西之九里有地曰青山山明水秀前僧
副周某延師之至為創寺一區因以九里名之師曰善則善
矣僅二紀必當變遷時人蓋不之信也至順庚午出世住李
山禪寺辦香酬恩卒歸之於無用俄有詔集桑門千七百人
闕毗盧大藏經一七日師陞座敷繹正法天降甘露之祥甫
三年退歸龍池時元叟主雙徑月江印主雲峰皆招居第一

座辭不赴元統甲戌湍西江東道廣教總管府具疏請主常
之天寧萬壽州守戍將敦勸尤力師漠若無聞或激曰大法
火冷灰寒師乃欲自暇自逸耶師為歎然而起寺常灾方議
經營前任持幽岩靜夢殿極仆地師以隻手搯之暨師之至
果為新釋迦寶殿瘞佛菩薩天神諸像雄冠諸刹踰八年有
言師於順帝者錫號曰本覺妙明真淨禪師至正壬午江南
行宣政院命師主大華藏寺師舉龍門膺伐之明年復命補
天童景德禪寺師堅以疾辭又退歸龍池宜興銅官山舊有
北嶽菩提院燬于會昌士潘敬之重構焉師以九里寺助建
法堂文室之屬以羊稽之正二紀矣人益嗟愕謂師能前知
戊子有旨趣入覲說法於龍光殿上悅賜金襴法衣兼以玉
環加師號曰佛心了悟大禪師帝師有緋袍毳帽之賜居
無何奉旨函香至五臺山曼殊大士而現祥光五道明年陞
辭南還道過維揚鎮南王波羅普化率妃嬪等延師入宮稟

受大戒賜以白金盃及僧伽黎衣遣司馬護還龍池庚子師
為慕道者所逼出領善卷寺寺已弊師施塗墍丹壘之功且
甓其實街明年募善士萬人為萬善同歸會三晝夜及瘞兵
後枯骨至無萬數壬寅又退歸龍池癸卯廣德大旱師徇鄉
民之求結壇誦呪焚呷未終大雨如瀉歲乃登衆愈知師有
道不容其還強住麻蕪山慈慧禪庵未幾成大叢林國朝洪
武戊申又退歸龍池己酉夏六月師示微疾屬弟子宗珣裁
紙製内外衣且曰吾將逝矣或以藥劑進麾去之十五日自
輿化庵移龕至絕巘所居十七日昧爽師起沐浴服紙衣索
華書偈云七十八年守拙明明一場敗關泥牛海底翻身六
月炎炎飛雪書畢側卧而化停龕七日容貌如生先一月龍
池水忽涸及師順寂噴湧異常時君子知為異徵黑白戀慕
各衣衰麻繞龕悲啼如喪考妣至有然頂灼臂以為供養者
執紼之人盈萬茶毗有五色光現墜牙舌輪及所持數珠皆
不壞設利無筭烟到中林亦纍纍然生入競折枝取之至於
灰土亦掬取淘汰獲者亦衆於是門人志舜志思等各分餘
骨與不壞者以其年月日就龍池太平齊山紫雲山麻蕪山
五所建塔藏焉世壽七十又八僧臘六十有五師氣貌雄偉
身長七尺有餘音吐鴻亮其接物也不以貴賤異其心所至有
無不傾向若中書右丞相朶兒只若江漸行省左丞相別不
花若趙文敏公孟頫若馮內翰子振尤所賓禮者也四民來
獻薌幣衣履者肩摩而袂接既無虛日師既受即以施人曾
無毫髮係吝其自處則布袍糲食沛然若有餘凡發為文偈
了不經意引紙行墨而空義自彰有四會語行于世其嗣法
弟子則季山之仁奉報本之紹洪芙蓉之志恭顯德之紹善
也其所度弟子已出世者則祥符之紹寧之寧之仁性竹山
之祖瑛南禪之祖勤也未出世者則祖珉維祖宗會紹仁祖
瑜祖林等也師之道德所霑丐者可謂侈矣師示寂後之七

年仁性親撰行業記一通同祖珉謁余於禁林以塔上之銘
為囑嗚呼古之學者孳孳為己及學門已證懼失其傳無以
續佛慧命不得已而出世為人後世乃藉是以為榮觀豪攘
巧取無所不用其極果何為者耶有若師者得法之後固拳
拳以度人為急及主大利屢退養龍池雖天童實厠五山亦
搖首弗顧其高風峻節如祥麟感鳳可望而不可即何其賢
耶人疑為淮海之後身信不誣也聞師之風者可以自省矣
是宜銘銘曰

東山紹法統大弘臨濟宗一燈百千燈充滿於南北大湖鬱
葱籠中有善知識怒罵作佛事見者輒畏縮唯師膽如山深
入了不礙振威聞一喝有若霹靂飛凡情亦喪失通身汗如
雨縛茅巖洞居說戒毒龍聽文彩漸彰露屢典大伽藍蔚為
人天師皈依者如雲師以方便力破除煩惱障沃沃甘露漿
隨量各充足况示莊嚴相隨處起樓閣五色空中現若梵率

天宮人見稱有為我以無為故應物而見形中心儼不動秋
雲本無着動靜皆自然不識世間事何者為聲利但觀龍池
水如我性清淨預言化期至剪紙以為衣坐脫目微瞋入彼
寂滅場茶毗顯祥異神光亘旋繞白烟及林木皆生設利羅
四輩悉號慟五處藏靈骨以表正法幢千古無壞者此以何
因緣本無生滅故我出廣長舌贊述師功德鏡諸無縫塔鬼
神共訶護具官金華宋濂撰

連州黃府君墓誌銘有序

湖之德清縣令黃以貞自造大父府君行狀徵余為塚上之
銘余以耄辭繼捧幣而進余益以諛墓受金為讎辭然以貞
請之益切或至於灑泣孰無父母也不覺為之感傷因返幣
而叙之曰府君諱慧字志高黃氏廣也連州人世居城南龍
津門上曾祖某祖某父梁宋大理評事母蔣氏府君疑重端
慈壹以誠遇人發言未嘗弗踐善貨殖之道致家殷盛或作

於素封然立心仁恕出內布帛權度如一不敢高下其手衆
物驟責輒殺直以平之人有奇窮下振者具羞服以起之
雖釋老氏其宮弊壞為之葺補嚴飾四費甚夥弗靳也歲序
之間又率循其教歲法事設醮祠為民徼福其天性嗜善類
如此州里之人賴之一則曰寬厚長者黃君也二則曰寬厚
長者黃君也年七十又八不幸以元至正己丑九月五日以
一疾不起上距所生之歲則宋咸淳壬申也卒後之明年庚
寅某月日塋于州西高良鄉之原既而寇侵北域堪輿家謂
不利復以其年月日改瘞小水山之陽禮也府君配文氏婦
德母儀皆有可稱子男一人懋女二人歸李某文某孫一人
即以貞明經脩行由陽山教官召試吏部選授今官階陞承
務即以政事聞曾孫男二人某某昔者李文公習之自為其
祖實錄乞銘於昌黎韓公其言有曰先祖有美而不知不明
也知而不傳不仁也後世論者未嘗不美習之之孝今以貞
之行常無愧於習之特以余文非昌黎亦無以慰其誦不能不
歆然也然雖徇孝孫之志發潛德之光尚可以人而廢之乎
於是忘其鄙陋為序其事而造銘曰
以誠勤物其行孚於人也以善遺後其德參于天也孫枝
茂翫其進欲凌雲也本根發舒碩大且蕃也無善不報皦皦
若朝暾也太史勒銘樹之于墓門也

題唐太宗哀冊文後

天台詹君國器嗜古如嗜利近於汴梁市中購得褚登善所
撰唐太宗哀冊文一卷舊嘗藏相臺岳珂倦翁家後有北燕
喬萇成所題定為唐人書詹君既自識其左復請濂一言之
濂聞唐故事哀冊國之大典也非職載筆至司鈞衡者不敢
為之登善自貞觀二十二年九月己亥為中書令二十三年
三月丁卯太宗不豫四月己亥幸翠微宮五月己巳崩于含
風殿庚午奉大行御馬輿還京師當是時登善秉政中書緝

熙帝載者已九月哀冊必屬之蓋無疑也此卷當為命稟之
第二故於二十三年下闕歲次己酉二月甲辰八字嗣皇帝
下不書治字家傳縉雲下無高祖配天一人有慶八字邈悲
風於長下闕術字然特其闕文耳徵之大詔令蘿圖琬琰集
文粹文苑諸書其更改又各有同異殆不能悉數也瀛竊按
正史雜史咸謂太宗以八月庚寅日葬與大詔令等書並同
庚寅則八月之十八日也今獨云庚子則是月之二十八日
不知何以有一旬之差將史誤耶或藁本之筆訛也嗣皇帝
之名不書懼瀆也其理固當太宗之崩既書二十六日己巳
矣年月甲子初何足隱諱而懸空之耶尤有不可得而曉者
相去七百餘載其事不可臆度未可以遽言也若論字畫當
為登善所書登善初師虞世南晚入右軍之室故唐之能正
書者僅二十八人而登善居三四之間此卷溫潤似虞其結
體則多法右軍世之人徒見登善所書或與薛稷類者遂疑
之乎激者無以對於是出酒飲蕭君率同志賦詩一章
則蕭君為之欣然引滿頽然就醉片帆西上抗手而別洪
武六年六月二十四日金華宋濂序

廬陵劉徐公墓銘

翰林編脩官振唯奉 詔攝御史行縣北藩舟沂黃河忽夢
內兄劉徐生相逢里中獲溪上脫冠命酒曰徐生與弟為結
髮友恨輸先着鞭耳其情驩甚及覺悵然興懷賦楚辭一章
擊楫而歌之暨還南京將寫辭以寄或有告者曰徐生亡矣
唯不勝其悲居亡何徐生之父作書遺唯曰徐生相從至郢
者父遣歸謁先塋竟溺景陵之深川越九日得屍又八日旅
殯郢城東子胥臺下嗚呼肺腑盡割裂矣老身將何以能有
耶自造權厝誌一通幸請銘金華宋先生嘗見徐生頗
愛焉當不靳於辭即弗靳徐生不死夫唯泣為余言余也不
敏無以塞其父之悲頗聞徐生日記萬言為文有奇氣頃刻

風雲變化雷春兩澤有不可測度者而古今詩尤嘉人稱爲
詩伯州里器之謂廬陵有二俊其一也唯舉進士河南第
一人入仕于朝徐生益自愛秘期久積而大振方岳重臣及
部使者咸遇以賓禮欲辟爲屬辭弗就見唯受經於余亦欲
負笈來相從今死矣豈直其父與唯之悲余亦爲泣下霑襟
何也牛毛非不多而麟角獨能事也嗚呼生死之機伊誰執
之而顛倒若是耶嗚呼徐生字子卿卒時實洪武八年三月
十日年二十有六耳曾祖某祖某父說以進士起家官承事
郎安陸府通判母蕭氏妻曾氏二女皆在幼其父俟報政返
骨葬廬陵永豐之故鄉且爲立嗣嗚呼徐生之卒爲善者或
懼矣夫銘曰
嗚呼而過之誰不如資方出而折之麟不如麟爾之生也不
幸絕類之已而已而大化之冥茫吾將尤誰

蒲陽王德暉先生文集序

之殊不知先哲有無入之才而其作字初不拘一體張顛善
草書至其小楷極端謹有法傳其學者唯顏真卿得之爾觀登
善者宜以是求之簣成雖踣能鑒古其言似不足徵也國器
尚永寶之翰林學士金華宋濂題

贈蕭子所養親還西昌序

天下之道唯孝與忠是謂秉彛萬古攸同矧惟成均首善之
地風動四方罔不從化其居是職者其有不惕然自省者乎
昔陽成之爲司業也立諸生館下而誨之曰人之爲學忠與
孝耳諸生有久不省親者乎明日謁城還養者二十人諸生
且爾况爲其師者苟鶴髮之親在堂其心又將何如乎此余
於西昌蕭君之事不能忘言也蕭君名執字子所居武山之
西山形拔起如旌旗浩翠淋漓積自古初土沃而泉噴蕭君
朝樵於白雲之岑暮而言旋買鮮於夕過濁醪於東鄰婆娑
起舞親側奉觴上壽親既醉蕭君亦微酡拍手歌曰武山崔

崔有雲英英止武山如蓋川流不停止我奉我親其樂莫與
京止樂子樂子我衣之翩我頰之頰一肅君之樂無日不然
若將終身焉會科目之興有司強赴江西秋闈名在前列已
而上南宮選授國子錄所授經皆公侯家之子見蕭君能古
文辭皆心服之業將成蕭君獨有不豫色然人問其故輒潛
然墮淚曰吾親髮盡白矣矐氣下上不自寧矣武山夜鶴曉
猿遲余歸又矣於是走白丞相府其辭甚切吏拘於文墨往
來參稽閱一歲而始報可蕭君治行李將歸激者曰蕭君之
所見一何果哉抱卓犖之才嘗用才之時何不一試而歸今
蕭君之同官或拜御史或擢縣令矣使蕭君少忍須臾銅章
青綬豈不足以榮其親哉資善大夫宋濂曰是惡足以知蕭
君蕭君不忘孝於親其有不忠於君者乎惟念成均為首善
之地故不敢冒爵祿以失救水之驩爾不然是有愧陽城之
諸生矣尚何足以言蕭君子則章青綬之榮子謂蕭君也

事申王寅敬伯諱濂王堂之署殷勤請曰寅之伯父景樂翁
諱朝字德暉莆田人也其學出於同安尹陳公仁伯莆田之先
達有二陳焉一則仁伯則國子丞衆仲皆以文鳴于時實兄弟
也其學又出於南塘趙氏之孫秘書公伯晞秘書公二陳之外
王父也翁之所學淵源既正而其支流之相承過奔石怒崖
則噴薄如雷霆及至演迤平曠則煥然成文若綺縠之乍舒
一翕一張類有物以司其柄者養之深而積之厚期夫振于
時柰何其數之奇再試鄉闈皆不利竟以布衣教授州里以
終遺文散落於兵燹十不存一寅思其泯沒而不傳也求得
詩文若干首釐為十卷翁之友方君炯門人陳君虛中將刻
梓以傳願先生為之序濂受而讀之詩則森嚴踔厲有蒼淵
之色文多簡古峭與而其有餘不盡之意恒見於言表人能
玩繹之又方始得之其淵原有自誠以伯所言不宜以無
傳頗求翁之致是者亦由其養氣之充積學之宏乎蓋翁家

甚貧或併日一炊每揚揚有喜色臨財甚介毫髮不苟取所見一定屹如立山力憾弗能動儻涉之我界金遺之不遷也唯游心古初思欲起聖賢而與之周旋故嘗以止分為樂人叩其自得則曰守陰之宅蹈陽之庭風行雨集金春玉鳴庫非吾室崇豈我榮夷夷于于而獨適其適不亦可乎嗚呼翁之所見若此其殆有德必有言者乎濂未寇輒授經學文於鄉先達若淵穎吳公立夫內翰柳公道傳文獻黃公晉卿皆天下名士悉得供灑掃之後其淵源非不正也第以受資平凡無以深詣而遠到年周甲子而踰六齡猶不能自振視翁之作不幾於有愧哉雖然濂不能文而評文恐未有先之者世之骯骯萎弱之文不脫場屋之故態者反足以襲取高位而翁卒終于布衣戴章甫衣逢掖者不知果有公議否乎濂特徇敬伯之請安置品評於篇端其有激也夫其有感也大

恭題

御賜文集後

洪武八年歲次乙卯春三月壬辰

皇帝御乾清宮召臣至問前御史中丞劉基何日成行臣以翌日對繼問病勢不革否遂可自力至家否臣復具以聞時基有霜露之疾上憫其為開國舊勳特降手勅令起居

注郭傳宣示之俾還山以便侍養然聖衷猶念之弗置

於是延臣扣其詳語畢上步出宮門臣從後至丹墀

謹叩頭謝淵引臣至典禮紀察司與司副李彬言紀臣氏名於籍始頒受焉蓋文集係御製凡三帙入梓雖訖尚秘藏禁中當時受賜者唯太師李韓公善長中書右丞相胡惟庸與臣為三人故內臣致謹之如是也臣仰惟

聖學高遠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其為宸章麗日卿雲照臨下土固非蟣虱小臣讚詠所能盡至於寬仁峻德優

遇舊勳及寵異文學侍從之臣恩意兩盡尤非前代帝王之
所可企及也臣抃蹈之餘故備書應之語與獲是

寵賜之由於篇末俟他日歸田當造為彤笥飾以雙金龍尊
閣於山中云是月三日癸巳午時具官臣宋濂盥手謹記

故奉訓大夫僉提刑按察司事王府君墓誌銘

濂梁王佐其先府君之歿越六年矣今奉工部主事杜君環
狀來徵墓門之銘不覺為之愴然而悲蓋當

皇上飛龍淮甸定鼎江表弓旌四出旁招俊乂濂時應聘而
起擢典儒臺而府君亦杖策轅門思以勛業自砥礪薦紳之

士多劓目禮之濂雖不泛與人交聞府君崇論宏議亦未嘗
不傾耳而聽及退每自愧自歎以為弗能及自後離合靡常

迨漣拜召入禁林府君已作土中人載感疇昔銘欲不作可
乎按狀府君諱謙字習古濠州定遠人曾大父某大父某皆

肥遯丘園人號善士父子良敏給而多智定遠令酷愛之俾
為書佐未幾補吏尉司遷霍丘縣以積勞升安豐府史達官

知其能辟為河南行省理問掾未命而終母蔣氏府君嗜讀
書知彞倫大義習為聲詩音節韻趣皆有法推擇為定遠縣

吏出謀發慮皆中肯綮令長以賓禮遇之元季政乖豪傑並
起府君拊髀歎曰事急矣保宗族以拯黎民可也乃走穎毫

說其軍帥曰民罹雪政不得已起為亂矣當思有以靖之度
劉人以逞所謂如水益深如火益熱者也無乃不可乎軍帥

聞其言以為才交薦之擢萬夫長五轉至工部尚書非其所
好也當是時盜稱名字者皆烏合之眾散漫無統所經之處

唯務焚掠千里為荒墟府君察之度必無所成謂所親曰區
區豈欲從戎哉奮不顧身出編虎鬚者志欲生烝民也今若

是猶魚游釜中耳竈火已然尚自謂得計耶吾聞
真主已建都金陵寬仁愛人四方之爭引領望之不去禍

將及於是乘間挈家南渡府君之婦兄太師李韓公善長時

已在

上左右亟言之

召見於青龍殿之語大悅會新設執法

議理司方將選人以授遂

詔為執法官府君悉心詳議

務協厥中人稱為平允丹陽令白齊因公致罪當棄市府君

以情可矜恕敷奏 上前得貸死知應天府王子謙坐事

械繫者久府君惜其材議後未減由是 上簡注之深外

為中書負外郎轉遷提刑按察司事階奉訓大夫府君巡行

郡縣見貪墨嘉民者必擊去之唯恐弗亟餘則務存大體觀

風宣化而已一日天大風晝晦 上下詔求直言府君歷

述災傷之病民竟為之罷徵俄得末疾家居者久之以洪武

三年四月二十七日卒于京城之寓舍壽五十又七以九年

二月日葬于某山之原娶李氏子男二人伯曰驥先十八年

卒仲曰佐即來徵文者篤學好古凡法帖名畫多能鑒定且

善虞世南書以材選充忠顯校尉飛熊衛千戶所鎮撫女二

人適魯其孫志遠高其孫男一人寧安府君軀幹昂傑而容

貌潤澤恂恂儒者也或共其論議輒撫眉吐氣指方畫圓袞

袞數千言不休臨大事之際神采精緊毅然有不可奪之色

與人交愈久愈敬遇急難必蹈湯赴火援之若行事有過差

復面折不少恕性又慈惠凡貧泉布者不納息弗能庚則皆

實不問遇凍餒者如身受其病思輟粟帛濟之乃已其在戎

行專務以不殺為勸且導人辟兵之方賴以生者數百人至

於事親盡孝奉意承顏唯恐毛髮有違故鄉邦尤稱之咸曰

孝如王習古庶幾無愧嗚呼為士者內行脩於家外行有以

澤諸人可謂不負所志者矣銘曰

民吾同胞不幸亂離慶劉之何為我務生之海寓載清式簪

且纓正色立於庭我竭其誠嗚呼唯行之腴契道之符不亟

不徐循序而詳趨其亦有識之吉士也

王宗器字說

王生璉字宗器其先大原人今家濟南之長山器局沉凝而學問精密洪武五年以易經舉進士不名列第三既上南宮未試

皇上召見便殿親命題賦詩詩成稱旨擢史館編脩賜以冠服選入禁中文華堂肄業

者凡十又七人 車駕時臨策勵之且取其文品評其優

劣日命光祿寺給膳羞酒漿每當食 青宮暨親王迭

為之主而璉等侍飯於左右冬夏賜衣各一襲復有白金弓

矢鞍馬之頒蓋不一而足近又使璉攝御史廉察河南迨歸

奏對益稱旨 上悅謂近臣曰文華堂諸生如璉等者皆

朕異日將相材也其期望之重如此璉嘗從余學故來以字

辭為請予因序璉遭逢之盛於首而著命名制字之義於辭

璉能聽之必上不負於

國恩下不負於所學矣辭曰

宗廟之器貴重實殊夏有四璉殷稱六瑚周云八簋異名同

符其貴斯何珠玉為飾其重斯何盛以黍稷嚴奉明裡人鬼

是格惟端木氏才堪三卿文章外見以言語稱汝器見許載

諸聖經今生既長局度純亮發為辭章大河奔放器字璉名

父師所望出逢盛治講學

禁中

天日照臨以煦以

融以達其衷用廓其蒙學之茂矣川之流矣材之秀矣木之

脩矣蚤夜孜孜唯道是求矣豸冠巍峩巡行洛河貪夫夜逃

良士笑歌君子之為君子之多學無止功勿畫斯善辟彼行

塗足不留踐百里至千所見逾遠志安於近行局一偏笙罔

為鏞豆難充邁規模卑狹世則病旃德歲于身動無不被厥

用能周由體斯具生尚勗焉庶幾不器

題趙子昂臨大令四帖

趙魏公留心字學甚勤羲獻帖凡臨者百過所以盛名充塞四海者豈無其故哉後生小子朝學操觚暮輒欲擅書名者

可以一笑矣今觀張唯編脩所藏臨大令四帖耶書其末以示解事者

全室禪師像贊

笑隱之子晦機之孫具大福德足以荷擔佛法證大智慧足以攝伏魔軍悟四喝三玄於禪指合千經萬論於一門向上關如塗毒鼓搥之必死殺活機類金剛劍觸之則奔屢鎮名山教孚遐邇
詔陞京刹名溢朝紳夙受記於靈山之會
今簡知於
萬乘之尊雲漢昭回
天章錫和於全帙
寵恩優渥
玉音召對於紫宸屹中流之底柱轉大地之法輪信為十方禪林之所領袖而與古德同道同倫者耶

墨鞠圖贊

建安蘇照為學子黃叔暘作墨鞠圖侑之以竹石豈以其氣節之相同歟禁林散吏宋濂為造贊曰
我本中黃鍊為肺腸精神外章不自知形貌之黝歟綠竹倚
倚白石瑳瑳貞而匪阿斯為月下之友歟萬色齊冥洞然
情雖暗而明豈陶令沉昏而託之酒歟

文集卷第三十二

翰苑別集卷第三

故永豐劉府君墓誌銘

府君諱庚金字奇相姓劉氏世家廬陵之永豐劉為江右簪
 纓之胄自唐迄宋擢進士第者後先相望入則登臺省出則
 蒞郡邑人稱為名門曾大父某大父某雖不與仕版而皆能
 繼書詩之業父某宋季嘗舉于鄉試南宮輒不利用特恩授
 新淦丞母周氏府君八歲善屬文未加冠中五經誦之甚習
 年既長執經來從者戶外之屨常滿多有去為名進士唯府
 君累踐場屋卒就擯斥時學校多私試府君漫起應之即在
 前列元至治癸亥又臨試期府君試以上古之書既而獲在
 選升名春官陳論過高知貢舉者疑不敢取繼以龍飛恩
 中書署為吉州路儒學正丁內艱而歸泣血三年未嘗見齒
 雖祥琴斯御諱日之至必反袂拭淚不已府君性忠厚遇異
 母兄奇可尤盡和孺之樂每聞將授衣問周夫人曰兄之衣

何如夫人曰已先授之矣及夫人歿塋祭之禮獨盡瘁為之不忍毫髮煩其兄銓曹稽其年勞轉江路儒學教授命既下而府君病且革矣遼陽等處儒學提舉劉君岳申名重當世與府君交二十年如一日其稱府君有曰溫柔而慎密明辨而近恕優優乎有士君子之風識者未為實錄府君為文無宿構下筆滔滔頃刻龍蛇滿紙間似欲飛動郡縣大夫士慕其聲光踵門求見者無虛日平生嗜酒飲至數斗不亂拱手端坐而為禮益恭此皆人所難者生於乙酉二月十三日歿於元統甲戌九月十五日享年五十以至正丙戌十月二十二日塋于折桂鄉烏江金牛臺之左禮也府君配某氏子男子四宜立宜明俱早世宜謹元江西行中書省方右司都事宜正入仕

國朝為起居注轉僉淞江提刑按察司事子女子二柔嘉傳若曾柔恭歸彭宗徐孫男五服孫思紹見珠海珠繹珠

女三徐元表同其婿也一幼未行宜正字貴道今以字行其為左史也余方司業成均相與論文甚驩迨出使淞部詣余拜且泣曰昔者先大父嘗自念言自十三世祖司空府君以來多決策發身而獨愧以特恩入官所以戒飭先君子者尤力先君子不承前訓唯寐少忘之卒以儒而成名及其終也而呼宜正兄弟戒之曰吾才非不如今人而至於此命也爾曹當自勗以文學亢厥宗即亢厥宗吾死目亦瞑貧賤不足論也宜正時始十齡已深知其言之悲幸夙夜戰兢不致顛隳獲從士君子之後忝被官使至今三十九年而墓木且拱懸緯之碑未有所刻豈非至闕歟願先生文之予憐其志而不敢辭銘曰

家有世科子才又多胡負志而媿嬰命也柰何命也柰何

耘庵銘

良鄉丞陳謙益仲東甌人也嗜學弗倦慨然有志於事功陳

翰林元達以飛白書其懋止之室曰耘菴夫耘之為義婦治
蕪穢之謂也種而能耘黍苗芄芄然矣孟仲其知自治者
哉作耘庵銘銘曰

伊人之情譬彼良田嘉種誕布黍苗芊綿耘耔不加載蕪載
穢既茁而軋長莫之遂我田我耘我苗日豐有實其同迄于
獲功記禮之家人以為奧得奧斯理失則罔効和其柔剛備
禮以耕陳義而種善道乃亨耨在講學去非存是合其所盛
本仁以聚感之使堅播樂以安五者既至學功始完惟益仲
氏孜孜好禮以耘名室義或取此古訓洋洋觸類而通毋拘
一曲滯而不融太史作銘勒於坐側上慎旃哉服之無忒

古愚齋銘

延陵常侯彥芳吳中書僕射侍中弘嗣之四十七世孫夙以
文學著聞亦既受薦於臨江別乘會二千石闕侯實行守事
情孚化洽民宜之然猶不忘進脩以古愚銘其齋居侯殆有
忘古者乎志於古美矣古學之可法者頗衆柰何獨有目於
愚乎有取於愚斯其所以為不愚也歟是宜銘銘曰

惟古之愚如穀斯弩直矢一發奮往弗顧惟今之愚如履多
岐詭秘變化曾不測其所之古故為疾今復非古致宣尼之
所傷柰人偽兮旁午我情鬱紆曷日而據豈惟賢不逮昔愚
亦不如邈埃風而屹立懷媿入於千載不有君子善則誰采
彼焉多詐睢睢盱盱心自以為智人觀則愚我愚我守直情
徑行孰不愚我我智斯亨以愚而名豈無柳氏為激而過中
同於自謚我何從聖謨孔邇終日不違晞顏則是

王生致遠冠字祝辭

虎林王生其幼也父命之名曰驥及年寔長加元服于首大
賓字之曰致遠蓋取梁徐勉所謂人中驥驥必致千里之言
也按說文驥千里馬也孫陽所相者字從馬冀則諧聲夫
千里馬不常有以謂世之奇才亦未嘗數見也以生名若字

觀之則父師所期望者不亦深且長哉予雖不及與聞三加酌醴敢抽蕪思而弘敷其義生宜聽之毋忽其辭曰古者體物取義孔殷麟紀其瑞鳳揚其文表厥茂實載敷清芬其一惟馬之族本非一類八尺為龍千里曰驥因生有別挺材見異其二伊驥斯何墮地不毛虎文彪炳龍骨波陀天機趨騰絕山飲河其三當其奮飛神行電逝若滅若沒一日千里晨燕哺越視同游戲其四誰其似之渥注之姿肉角飛黃逸氣纖離天閑翱翔玉臺裴回其五奚官善馴是澡是拂秣以美薦飲以香粒管惡居波慮無弗及其六物尚有茲人胡不如天賦權奇孰不自擣口噴紅光長鳴九衢其七豈無王良俾其振迅未必監車能厄神駿三羸五駑過者誰問其八生游藝府逸思超群剪水為神製霞作文亦既應書名達帝宸其九侍經藩王出入禁籞宮袍時頒太官致餼寵賚之隆揆古無愧其十以利天下易經有辭取譬奔蹏蹏

詔以之任重道遠生寧勿思其十一曷以思之朝夕兢惕匪力足矜所稱惟德予言非誣勛之無數其十二

寄和右丞温迪罕詩卷序

有志之士豈無鄉土之思哉昔者楚人鍾儀為晉所留晉侯與之琴遂操楚音越人莊舄仕於楚雖富貴矣乃嘗為越吟此無它不忘本也夫晉楚與越皆同中國也語言相通也嗜好弗殊也尚為之抑鬱發於音聲如此况在絕域去中國數千里者哉宜其見諸咏歌而不能自已也右轄温迪罕公居于汴梁資稟素美嘗從恕齋班先生學為詞章久游淮海元季亦躋膺仕隨冢宰遠行遂留西域今見

天朝使者至不勝鄉土之思舊嘗賦絕句以寄治書瑣納兒

加繼作唐律一章獻丞相胡公其憂深思遠若不能勝情者

想其親屬睽離莽無一人以顧蕭條影為侶極目之頃但

見獵獵胡沙茫茫塞草而已右轄必慨然曰吾昔居江淮錦

...

續城中聚族共樂者為何如耶賓朋離索誰可與接語言不通令飲異好側耳而聽但聞侏離羌啁啾胡歌而已右轄又必長嘆曰吾昔在中川文物府中更唱疊和者為何如耶此所以發於性情而形諸言者悽愴寥落讀之令人淚下霑襟也較莊舄之越吟其情實過之苟寫於琴未知與鍾儀又孰後孰先也丞相察其情以詩
上聞
聖衷
勅丞相御
史大夫而下咸屬而和之且連城卷軸
詔翰林侍講學
士宋濂為之序濂仰惟
聖皇臨御德被六合凡日月所
照霜露所墜無不欲遂其生成然猶夙夜孜孜上法唐虞三
代之治唯恐一夫不獲其所况如右轄實有志之士所以簡
在上心者為尤切右轄宜益堅乃心敷揚
聖化使西域
之民皆知尊慕中華文物禮樂之盛相率未歸亦未為晚也
他日拜舞
龍墀之下殊恩異渥必將便蕃而至退而與

親朋胥會以叙離合之情庶幾重覩
天日以享承平之
福當此時發於性情無非雅頌正音以歌咏
朝廷之盛
德其視向日憂深思遠之作霄壤不侔矣右轄勉乎哉右轄
勉乎哉洪武八年十月壬辰具官宋濂序

題李節婦傳後

婦人以節稱乃其至不幸也與其執之死靡他之誓曷若咏
君子偕老之辭哉然而一與之醮終弗改其操身雖不幸而
其苦節則有可尚者已若朱氏婦疇豈非其人哉嗚呼婦以
節旌者固多而其事則殊有慕夫家貴富而不忍去者有年
壯多子而不易割恩者有不能冰雪其行姑盜名以欺世者
疇之父母納李實為贅婿合奄甫十日實賈遠東遂溺死於
海疇誓不更適養父母終身且依弟珍以居信誓堅確其皦
如出日者歟揆前三者其無一之可
者歟斯所謂真節婦
矣張侍講以寧傳以顯之孰謂非宜
以者猶以未得旌褒為

恨然旌表朝廷事也

題新脩李鄴侯傳後

余讀歐陽子等所脩新唐書事多舛繆如紀中載膠東郡公降封縣公而傳中乃稱郡公傳中叙天平節度四人而紀中則云七人此猶可也宰相載於世系表而于惟謙相中宗鄭綮相昭宗武什方相武后乃皆棄而不錄此猶可也觀其述作繁者失於支蔓略者過於簡率以致渙而無統鬱而弗章則其所繁者重矣劉昫舊史義例無法固不足責豈意新史亦復爾邪吳縝糾繆蓋不得不作也有若李泌在唐建謀猷輕爵祿髣髴漢之留侯新舊史皆畧其事且譏其好縱橫大言以鬼道媚人主取宰相何其悖耶晉王府長史朱君讀而病焉因據泌之子繁所錄家傳十卷參考群書倣前賢刪正陶潛諸葛亮二傳芟繁撫華重為泌傳一通泌之事始大白於天下後世嗚呼微朱君泌不銜冤於九泉之下乎然而唐史之繆不止於此而已縝之所未糾者尚多朱君宜推類以盡其餘哉余總脩元史及皇明日曆朱君皆與其事余見朱君有良史之才故為題識傳後而屬望之如此若余之耄則無能為矣朱君名右字伯賢天台人

佛真文懿禪師無夢和上碑銘

洪武六年二月甲申佛真文懿禪師年已八十有九一旦無疾忽戒浴易衣出器物分遺叢林諸友命弟子曰三界空華如風捲煙六塵幻影如湯澆雪亘古亘今唯一性獨存吾將入滅聽吾偈曰吾有一物無頭無面要得分明涅槃後看言訖歛目危坐而逝當是時師寓象山瑞龍之別室其嗣法住持能仁寺智巖與所度弟子全體等共闡維之以是年某月二寔于天台國清某山體懼無以昭示來裔請恕中愷公評鴈羣行成書介方外友用堂樞公虛公朱公詣余求塔上之文師諱曇噩字無夢自號為西庵慈溪王氏子也祖申宋某

年進士真州六合縣主簿父祿元慶元路統課大使母周
夫人師生六年而稅課君歿夫人命延邾校師游氣岸高寒
有一日千里之意泊長窮覽儒籍徹其義隨人有叩者竭其
始終而語之蟬聯不能休自以為無書不探知解且至遂學
文於脩道先生胡公胡公諱長孺其文為時所宗見師大加
賞識久之藻思濬發縱橫順逆隨意之所欲言聲名頓出諸
老生上已而心有所感揮指歎曰攻書脩辭此世間相爾曷
若求出世間法乎乃白夫人走奉化廣法院禮子文良公為
師聞雪庭傅公主真之長蘆乃往依焉遂薙除須髮為大僧
師之春秋二十有三矣繼受具足戒於杭之昭慶凡釋氏契
經與台衡賢首慈恩諸文晝夜摩研不知有飢渴寒暑已而
復歎曰教相如海苟執着不回是覓繩自纏爾曷若求明本
心乎於是篤意禪觀又久之雪庭遷住靈隱師往侍左右雪
庭示寂元叟端公由中天竺來補其處元叟風規嚴峻非宿
學之士莫敢闖其門師直前咨叩了無畏懼機鋒交觸情想
路絕迅電一掣怒庭隨擊內外如一靡間豪忽自一轉至於
六七語愈朗烈元叟欣然頷之命掌內記延祐初詔建水陸
大會於金山二浙名浮圖及賢士大夫皆集師佐元叟敷陳
法要及與羣公辨論義趣英發莫不推敬鎮南王聞之延師
至廣陵尊禮備至彌年方遣徑山虛谷陵公道價傾東南慎
選書記之職絕難其人既得師緇白交慶重紀至元五年浙
東帥閩合府公邑令請師出世慶元之保聖再遷慈溪之開
壽三轉於國清帝師大寶法王嘉師之高行錫以令歸師之
所至皆以擔荷大法為已任煅煉學徒孳孳如不及多有開
悟之者瑞龍院欲易甲乙任持為禪刹師為開山院因賴以
增重直與名伽藍相齊海上颶風發驟雨如注層樓脩廊俱仆
師所居亦就壓人意作壑粉矣亟撤其覆索之一鉅木橫撐
榻上師危坐其下若神物為之者師凡四坐道場去留信緣

皆畧無疑滯不久引退叢林中慕其名德之高每闢室以居
之師數戒諸徒曰吾與爾等研究空門當外形骸忘寢食以
消累劫宿習然後心地光明耳自是日惟一食終夜凝坐以
達于旦

國朝洪武二年

詔徵江南有道僧而師與焉館于天界

寺既

奏對

上憫其年老放令還山越四年而終師

脩身廣賴昂然如野鶴之在鷄群文思泉湧有持卷軸求詩
文者積如束筍當風日清美師從容就席縱筆疾揮須臾皆
盡長短精猶無不合作鄉先生袁文清公楠指師謂人曰此
阿羅漢中人也觀其所作驃騎山疊秀軒列清軒三賦駸駸
逼古作者渡江以來諸賢殆襲蘇李學以雄快直致為誇相
師成風積弊幾二百年不意山林枯槁之士乃能自奮而能
至於斯也翰林學士承旨河東張公翥曰聖師儀觀偉而重
戒行嚴而潔文章簡而古禪海尊宿今一人耳其為縉紳所

推許類若此日本國王雖僻在東夷亦慕師道行屢
致之師堅不往王與左右謀欲劫以歸浙東宣慰使完者都
箴之獲免自時厥後凡遇師手蹟必重購之而去且詫其能
放異光云師平生製作甚富悉不存橐晚年重脩歷代高僧
傳鏤梓行世筆力遒勁識者謂有得於太史遷嗚呼真如性
海無不含攝妙用流行見諸文句其與實相不相遠背苟欲
岐而二之失之遠矣唯師達理事之無礙本性既明所寓皆
法辭章散落於四方者俊偉光明無非佛事特用表而著之
以見不二門中本來一體無分別異同者猶未能泯本迹而
忘物我也其視師為何如哉銘曰

惟釋迦文說法如雲雨彼大千百物咸仁弟子結集為一箴
教言之不文曷資化導末流相承纏蔽語言所以達摩直探
心源救弊扶衰吾道爾翼豈以饅故忘其食師生名闕研
究儒書游攻竺典無幽不據終入空宗縛習禪定出抵諸方

以正性命如獅子兒哮吼一聲凡情盡喪何有死生刹那之頃法身呈露以何因緣為無著故曰一有作依佛為師敷宣大法非文孰宜咳唾之間無非妙義或縱或橫理事不二有文之文人所易知無文而文識者其誰四坐道場機用由此無舌而談震驚百里颶風揚威裂屋駕濤梁木其壞不損絲毛古云有道靈物呵護豈惟人欽神亦歆慕世相有盡起滅空華白月在天一塵不遮我施文辭以作佛事書宰堵波庶幾無媿

跋西臺御史蕭翼賺蘭亭圖後

予幼時聞文皇遣蕭翼賺蘭亭叙於辨才事頗疑之以為文皇天縱人豪未必為是瑣屑也及覽劉餗傳記云蘭亭叙因梁亂流落人間陳天嘉中為僧智永所得至太建中獻之宣帝隋平陳又獻之晉王廣即煬帝也帝不之寶僧智果從帝惜榻及登極竟不從果索果死弟子辨才獲焉文皇為秦王曰見榻本驚喜乃貴價市羲之書蘭亭叙終不至及知在辨才處使歐陽詢求得之以武德二年入秦王府由此而觀辨才之師乃智果非智永求蘭亭叙者乃歐陽詢非蕭翼也汝陰王銍性之采餗所載謂餗父子世為史官是正文字尤精其言當不妄遂詆蕭翼之事鄙妄狹陋僅同兒戲且云秦邨不能遣臺臣文皇始定天下威震萬國阨殘老僧亦何敢斬一紙書其意正相合予疑於是頓釋或者猶云辨才所居雲門寺有翼留題二詩秦晁黃三公皆信而不疑此固不足取以為據至若閻立本會辨才蕭翼圖則出於何延之等傳會謂為立本當時之所親見尤非也今閱此卷遂執筆詳識如此年耄神昏未必能中乎理又俟博雅君子定之

居易齋銘

衢之常山有簪纓世族曰魯氏蓋出一宋參知政事肅簡公貫之之後自亳而來遷蒼巖王刻傳宗印可驗其遠孫濬文

念祖德深長思繼承之甚力種學績文惟恐有弗逮州縣察
舉其才貢之中書中書奏濬文才行唯飭擢為侍儀舍人遷
秦王府典儀將行詣詞林請曰濬文讀書之齋名曰居易都
陽周先生伯溫為書三大篆揭之願以銘文為屬予謂居易
乃素位而行外物之來一歸之於天君子進德之方有出於
此者乎是宜銘銘曰

君子守分如守百職出位以思乃德之賊銀黃三組使粟萬
鍾我合受之不以為豐衡門棲遲藜糲是食我則安之不見
其齋此非在我皆天所為天則孔邇我敢字之或逆或順視
之若一心以道寧不累於物徇而弗察非怨則驕惟外之願
而中則搖觸類而推何往非正其正伊何安於義命悠悠魯
生文獻之家夙夜以思揭德振華齋居深沉蛟螭作篆前陳
回谿右撐翠巘爾居爾易勿險與難上慎旃哉德將不刊

林伯恭詩集序

詩也聲因於氣皆隨其人而著形焉是故凝重之人
其詩典以則俊逸之人其詩藻而麗躁易之人其詩浮以靡
苛刻之人其詩峭厲而不平嚴莊溫雅之人其詩自然從容
而超乎事物之表如斯者蓋不能盡數之也嗚呼風霆流形
而神化運行於上河嶽融峙而物變滋殖於下千態萬狀沉
冥發舒皆一氣貫通使然必有穎悟絕特之資而濟以該博
宏偉之學察乎古今天人之變而通其洪纖動植之情然後
足以憑藉是氣之靈彼局乎一才滯乎一藝雖欲捷騁橫鶩
以追于古人前之而愈却培之而愈低幾何不慙於鄙陋之
歸此濂於伯恭之詩不能無感焉伯恭博極羣經而尤長於
春秋嘗應書鄉闈實寇多士伯恭年始二十餘一旦名動海
內自時厥後學益加修遂擢至正甲午進士第歷佐省憲二
府正色直言百壬畏懼時出奇計剪一逆豎如烹狐兔則其
所養之充是氣浩然弗撓弗屈故其發於詩也沉鬱頓挫渾

厚超越大雅奏而黃鍾獨鳴也武庫開而五兵森列也洪濤怒張而魚龍出沒也一展卷間呈珍異可欣可愕精神為之震眩濼前所謂聲因於氣皆隨其人而著形者豈非然邪豈非然邪世之學詩者衆矣不知氣充言雄之旨往往局於蟲魚草木之微求工於一聯隻字間真若蒼蠅之聲出於蚯蚓之竅而已詩云乎哉永嘉舊傳四靈詩識趣凡近而音調卑促近代或以為清新者競摹倣之濼每謂人曰誤江南學子者此詩也聞者且疑而且信焉今吾伯恭之詩出一洗習俗之陋信知豪傑之士自有其人也故敢執筆直題於首簡世有知言者必深有取焉伯恭名溫姓林氏溫之永嘉人

跋一雨大師塔銘後

予觀朱長史所撰一雨大師塔銘不覺為之嘆曰嗟乎精誠之至何所不應哉鄒衍慟哭六月降霜魯陽揮戈白日退舍天以匹夫之微尚能感天象

外物不足以汨其真乎大師焚身而甘露降亦其理之恒爾長史乃疑大師之制行庸庸爾碌碌爾何以致是也豈亦有宿因乎予則曰是固不可知然亦有說當大師從容就火之時一心唯知有雨爾而無絲毛私意之干是則純乎天矣純乎天天惡有不應哉在唐之時浦陽江上有僧曰祖登崇雨三日不應登康侯山墜崖而死大雨即隨至其事亦猶是爾祖登之歿鄉人至今尸祝之有如大師者長史寵以碑文且勒石焉是皆嘉其有功於民也嗚呼浮屠木如澗飲者爾亦何與世事其憂民之憂尚如此則夫有民社之寄而尸位素餐者可愧哉可愧哉

題甘節卷後

地天為泰純剛純柔之卦也節自泰來則柔來節剛剛上節柔恐其剛柔過盛而無節也故當節然節至於苦則不能常決非貞之道又必至於甘節從寒

為人情之所尚也易之所謂其節
君子章僑居吳邵甘節里因以其節
長者居鄉多善行而每事有當節者
節之自苦以至於其
婆娑嬉游以至終身然亦未嘗過也
揆於易卦所謂節者施
之一身不幾亦有合歟孫君之子化
以能古文辭名世
朝廷聞其賢徵為侍儀使名聞之升
正騰騰未已則其節
之亨又當復見於此矣

題栢庵圖後

上黨馬君庭堅其幼也父名之以栢長
遂築室而居曰栢庵
及主事勲曹轉閩省檢校官不至庵中
者頗久乃命盱江監
瑜畫為圖時展玩之而其僚友員外郎
王彥和實為之記庭
堅來京復請濂題其後傳有之
邕曰以搗鬱鳴呼栢之德
栢性堅緻有脂而香故古人被為曰用
以搗鬱鳴呼栢之德
與申椒胡繩同又不持歲寒後凋而已
庭堅之父托此而訓

其步不忘乎親矣不忘乎親者庸非孝乎
昔者蘇文公命
其二子曰軾轍且知軾之不外飾而車
仆馬弊患不及轍其
後咸如文公之言今庭堅所守貞勁而
芳譽遠聞有無愧於
栢者知子莫若父信哉或謂庭堅樹栢
築庵乃為肥遁之計
非至論也

日本慶憲正宗普濟國師碑銘

洪惟

大明皇帝執金輪以御寶曆整教所授
與如來化境相為遠
邇乃洪武八年秋七月日本國遣使
者來貢方物考功監丞
華克勤奏曰日本有高行僧慶憲禪師
其入滅已若干年而
白塔未有勒銘其弟子中津法孫中
巽有慕中華文物之懿
特因使者而來之然人臣無外交非
有
勅旨不敢遽從所請敢拜手稽首以聞

皇上欣然可其奏特 詔詞曰宋濂為之文濂按其弟子

住持善福寺周信狀云禪師諱智曜於源氏勢州人宇多天

三九世孫父某其母某氏無嗣默禱觀音大士夢吞金色光

而孕歷十又三月始生有祥光盈室之異九歲出家依平遠

教院以居授之羣書一覽輒能記暨長繪死屍九變之相獨

坐觀想知色身不異空華慨然有求道之志十八為大僧禮

慈觀律師受具足戒尋學顯密二教垂三年未久然恐執帶

名相建修期道場以求玄應滿百日夢遊中國踈山石頭二

刹一龐肩僧持達摩像授之曰爾善事之既寤拊髀嘆曰洞

明吾本心者其唯禪觀乎遂更名踈石字夢窓謁無隱範公

於建仁寺繼至相州巨福山山之名院曰建長錙錫之所萃

止時一山寧公主之一山見師甚相器重令為侍者朝夕便

於咨决俄出游奥州聞有講天台止觀者師往聽之且曰斯

亦何礙實相乎自是融攝諸部昭揭一衆之旨辨才無礙然

終以心地未明儀儀然若無所歸游修懺摩法期至七日感

神人見空中益加振拔時一山自建長遷主圓覺寺師復蓬

累而往備陳求法之故至於涕泣一山曰我宗無語言亦無

一法與人師曰願和上慈悲方便開示一山曰本來廓然清

淨雖慈悲方便亦無如是者三返師疑問不自聊結跏澄坐

視夜如晝目絕不交睫久之往萬壽禪師寺見佛國高峯曰

公扣請如前高峯曰一山云何師述其問答語甚悉高峯厲

喝曰汝何不云和上漏逗不少師於言下有省辭歸舊隱常

牧山唯分陰是競誓不見道不止嘉元 年夏五月一夕

坐久偶作倚壁勢身忽仆去師豁然大悟平生礙膺之物冰

解雪融心眼爛然如月佛祖玄機一時燦破乃作偈自慶有

等閑擊碎虛空骨之句亟見高峯求印可高峯喜溢顏面囑

曰西來密意汝今已得之善自護持 其師師光無學元公

峯招住上野州之長樂寺師力辭卓。濃州古溪都元帥平
公某之母覺海夫人某氏慕師有道。一見之師竟入五臺
山縛吸江庵既而遊入海嶼夫人遣使索得之俾出世雲岩
寺師復辭搆泊船庵於卧龍山退耕庵於松州有終身立誓
之志正中二年師春秋五十一國主後醍醐天王命宮使起
師領南禪禪寺入見王賜坐師自言志在烟霞出世非所願
王曰吾心非有他欲朝夕問道耳師不已應命王時幸臨之
相與談玄竟日乃去將及暮王遜位師又引退道經勢州會
新建善應寺成廵師開山未幾棄去抵相州樞府郡公逼主
淨智寺尋歸錦屏山營瑞泉蘭若元德元年圓覺四衆必欲
致師師為勉強一出又復棄去二年羽州守藤道蘊初創慧
林寺迫師泣其事元弘元年達官貴人又有以建長請師者
師復辭二年瑞光寺援善應故事求師為第一代三年王既
復辟召師入見以介子都督親王之邸更為靈龜山臨川禪
院命師為其長賜以國師之號建武元年秋王妃薨王留師
宮中二七日罷政而講法因請師宣說大戒執弟子之禮彌
謹及還強師再入南禪王親率羣臣至山見羣臣入禪定秩
然有序次第行食靜而不譁王悅師升坐提唱音聲鴻朗辭
意警策王愈喜給腴田若干畝以飯僧先是近臣有毀斥禪
宗者王舉問師師以自性三寶何必強生分別為對王已信
之至是益知禪學為貴謗言無自而入忽退處堯率內院而
建仁禪寺又欲追起之師笑不荅曆應二年攝州守某革西
芳教寺為禪僉言非師無以厭衆望師振錫而往舉揚達摩
氏之道聽者改容為建無縫閣以水晶寶塔安置舍利萬夥
其中他若奇勝之地多冠以亭榭以憇四方游士規制燦然
可觀師夢王作沙門相乘寶車往靈龜山已而即世征夷大
將軍源公某造天龍資聖禪寺以助之福聘師住持遂與前
夢協阿州守源公某新立補陀院師亦俯徇其意為之說法

即還天龍康永元年春太倉天王親往受戒願為弟子三年
建八幡菩薩靈廟於寺側貞和元年一復帥羣臣來聽法敷
宣之際有二星降於庭光如白日賜以金襴紫衣二年春令
弟子志玄補其處退歸雲居庵冬召師入宮加以正覺之號
觀應元年春兩宮國母請師於仙洞受五戒二年春師謂左
右曰天龍宮室幸皆就緒唯僧堂猶闕當力為之堂成可容
七百人廷議重師名德復強師入天龍師行百丈清規聲振
朝野王遣使復加心宗普濟之號且遺以手書其畧有曰道
振三朝名飛四海主天龍席再轉法輪秉佛祖權數摧魔壘
國中以為禁師以年高又復引退堯率內院九月朔召門弟
子曰吾世壽七十又七僧臘亦六十矣旦夕將西歸凡有所
疑可頻叩焉於是集坐下者如雲師隨機開示皆充然有得
而去越七日示以微疾兩宮海臨問起居師為陳攝心正因
精神不少衰至二十九日遺誡授門人作偈於大德源公

獨今外護復書辭世頌一首三十日鳴鼓集眾告別
逝顏色不變時有白氣一道橫貫師之寢室黑白二萬餘人
皆哀慟不能勝以某年月日奉全身塔于內院之後分存日
所剪爪髮瘞于雲居巖中纍纍生舍利云其嗣法上首天龍
曰志玄曰妙範建長曰慈永南禪曰通徹曰周澤所度弟子
載名于籍者一萬五千有餘師儀觀高朗慧學淵深舉揚正
殺如密雲廣布甘雨頻澍凡具生性者隨其根器小大皆獲
成就上自國王宰臣下逮士庶無不頂禮敬信凡所蒞止如
見七佛出世香華供養唯恐或後故管領源公賴之嘗與人
言曰我從先人聽國師劇談佛法頗達真乘遂能死生如一
臨事不懼而先人竟死於忠吾亦知委身以事君者皆國師
化導之力由是而觀師之道非特究明心學實足增夫世教
之重况其內外之功兩得祛縛釋粘起廢補壞以安輯清淨
海衆人患不能有其一師獨兼之然其抗志高明視榮名利

養濟若無物唯欲棲身林泉屢與大利皆迫於王命而起世
稱大善知識者非師孰能當之嗚呼大南渡後傳達摩氏之
宗於日本者自千光禪師榮西始厥後無學元公以佛鑑範
公之子附海舶東游大振厥宗高峯纂而承之師為高峯之
遺胤益有顯於前烈重徽疊照光于海東止惡防非有禪朝
政功用丕闡人思弗忘瀛因奉 勅撰文畀中津等歸鏡
樂石以見佛性無內外 皇化無遠邇昭示千載俾勿壞

銘曰

達摩之學傳至真丹一花五葉其支寢繁臨濟名宗昭於佛
鑑有子如龍乘桴采泛海東有國接於博桑民淳俗龐環水
為疆膜拜奉迎若佛之至四衆聞之其徒如雨伊誰繼之心
境兩蠲日出高峯海水皆紅金光見夢長虹不滅篤生異人
不照先烈何文不搜何義不求孰授厥像截斷衆流其心儀
俱有淚如霰感彼神人白晝而見本來清淨一法實無疾馳

雲首非迷即愚一喝之中真靈獨露朗月中天其色純素我
歸我山與雲往還豈意聲華落彼世間文彩一彰疇不歆慕
鉅刹名藍非住而住說法于座縑素共聆天見祥徵二星墜
庭百廢具興我敢用逸寶華樓閣重重兜率上自君公下逮
黔黎稽首作禮如天人師屢出屢退泊然無礙終與實相不
相違背吾緣垂盡預告化期爾毋懈怠來質所疑遺戒諄諄
續佛慧命言已即化若入禪定覺照至圓體性本空生滅不
二唯道之從若見若聞同喪考妣法幢既摧大眾何倚孰為
佛乘孰為衆生縱有言說皆是強名勒此塔銘龜趺螭首焯
德序功以示不朽

日本瑞龍山重建轉法輪藏禪寺記

我佛如來其正法之流通者有三藏焉一曰修多羅藏二曰
阿毗曇藏三曰毗尼藏惟此三藏導使一切有情滅
妄趨真誠昏衢之日月苦海之舟航也琅函玉軸多至五千

四百四十八卷衆生根純莫能融貫善慧大士以方便力造
為毗盧寶藏函經其中一運轉間則受持讀誦等無有異
攝大千於機輪所聚功德不可思議由是薄海內外凡有伽
藍者必設置藏室焉日本沙門文珪介鄉友令儀來告予曰
本國平安城北若干里有禪寺曰轉法輪藏舊名寶福廢壞
已久無碑碣可徵莫知其何時建立正應元年肯庵全公從
周防法眼藤道圓之請嘗就遺址而一新之而僧本覺及梅
林竹春巖玲相繼來蒞法席自時厥後風雨震凌又復摧塌
弗支白草荒烟芻蕘之跡交道矣貞治三年衆以文珪或可
以起廢力舉主之初寺無正殿唯有藏室一區藏之八楹皆
刻蟠龍作升降之勢數著靈異因祀之為護伽藍神至應安
三年文珪欲建殿於其前忽降於一比丘曰我神象苑善
如龍王也伽藍神來云大藏將傾乃視之漠如而欲有事於
殿功是乘所急而不知務也宜亟易為之否則我是一搖此

地當為湖苟遵吾言改奉王家神御則國祚佛法皆悠長矣
言訖仆地覺而詢之絕無所識知事聞于王王大悅曰余憶
幼時乳母時禱八龍之神事正相符即遣中納言藤元賜今
額元之行有雙白鷺飛翔前導至寺而止人異之未幾王遜
位號太上天皇給地若干畝以廣寺基文珪殫厥智慮出衣
孟之資簡材陶甃使其堅良崇室上覆機輪下承鉅木中貫
方格層列經匭櫛比繪像精嚴神君鬼伯翼衛後先所謂楹
上八龍者塗以金泥鱗介焜耀角鬣森張陰飈肅然似欲飛
動國人聚觀無不慶愜文珪復奉今王之命請贖一大藏經
安置櫃中規制整飭視舊有加焉經始於某年月日訖功於
某年月日糜錢若干貫米若干斛役人若干功太上既棄群
臣文珪別於寺東若干步建盤龍院以奉神御如神之所言
云文珪近受王命出持使節貢方物上國
大明皇帝嘉其遠誠寵賚優渥文珪敢藉是有請於執事願

為文持歸勒諸堅珉以示無極予聞七佛尊經實貯龍宮海
藏往昔龍樹尊者嘗入其中觀華嚴之上中下三本因記下
本以歸西上是則天龍雖以戒緩在龍種中而其向乘之急
得於華嚴會上圍繞盧舍那弗與聞大乘圓頓之教終非他
族可及經藏所在其能擁護而顯靈異也宜哉日本初無輪
藏有之其後茲寺始文珪承國君之命孜孜弗懈以起廢為
已任亦可謂流通大法者已予既為記其事且演說藏中真
實了義為偈以繫之文珪字廷用篤志禪觀善繼大林育公
之學者也偈曰

世尊大慈父憐憫諸有情自從鹿野苑直至跋提河說無量
妙法普度於人天根雖有利鈍隨機獲饒益弟子所結集汗
牛復充棟善慧施善巧收攝在轉輪圓樞運動間地軸相回
旋法王所說法一一皆現前譬如日月燈能放大光明無非
真般若不見有一法似茲功德聚盡在轉移內一轉結習空

淨如青琉璃二轉加精進直入智慧海三轉到彼岸安住涅
槃城以至千百轉轉轉俱一同循環若弗停我輪未嘗動此
以何因緣動靜無相故瑞龍有精藍重建毗盧藏中函貝葉
多字如恒河沙沙沙各具佈不翅那由他還以一佛攝攝盡
無復餘大包於無外小則入無內是謂神通藏萬劫終不磨
非比有漏因成壞每相仍所以天龍眾在在悉護持有時著
靈異雷電倏變幻守此清淨域外道不敢干我持如意輪讚
此大乘法告爾諸佛子晝夜須勤行有悟片言間全體即呈
露不著前後際廓然無聖凡豈惟佛子等龍神亦當聽乘戒
二俱急共成無上道

古學考

卷之三

三

宋學士文集卷第三十三

翰苑別集卷第三

書

